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电影《疯狂动物城》中偏见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蒋欣瑶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本文以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与多模态隐喻理论为框架，选取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为研究文本，聚焦兔子朱迪与狐狸尼克两个核心角色，分析视觉、语言、行为等多模态符号如何协同建构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的身份偏见。分析其形象如何被先赋的隐喻映射所固化，以及他们又如何通过行动与互动打破这些隐喻框架。研究发现，影片通过动物形象的设计、空间场景的对比、角色行为的模式化等将抽象偏见具体化为可感知的多模态体验。同时，又通过角色成长，动态展示了隐喻的重构与偏见的消解，从而完成了对偏见机制深刻的认知批判与人文反思。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多模态隐喻；《疯狂动物城》；偏见

DOI:10.12417/3041-0630.26.07.052

1 引言

《疯狂动物城》自2016年上映以来，不仅以其精良的动画制作和紧凑的叙事结构赢得观众的喜爱，更因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隐喻性表达引发了广泛讨论。影片构建了一个“所有动物都能和谐共处”的理想城市，但在这一乌托邦表现之下，隐藏着深刻的偏见与歧视。

既有研究来看，学者多从社会学、文化研究视角探讨影片的主题内涵，或从单一视觉模态分析其符号表意，却鲜有结合认知语言学多模态隐喻理论。影片是一种蕴含着丰富模态资源的多模态叙事文本，电影隐喻具有显著的多模态特征，是多种符号资源和感官模态修辞建构的结果^[1]。基于此，本文以概念隐喻理论与多模态隐喻理论为理论支撑，选取朱迪与尼克的形象塑造为切入点，分析视觉、语言、行为等多模态符号在偏见建构中的协同作用，探讨影片如何通过隐喻的动态演变完成对偏见本质的解构。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丰富多模态隐喻理论在动画文本分析中的应用维度，现实意义则在于为理解社会偏见的认知根源提供影视叙事层面的参考。

2 理论概述

2.1 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语言学中的许多领域。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是建立在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了解和概念化世界的方式基础之上的。文旭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七个部分：范畴化与典型理论、概念隐喻、意象及其维度、框架理论和脚本理论、拟象化、语法化和认知语用推理。

隐喻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隐喻在传统的语言学中常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段，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自Lakoff

和Johnson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后，隐喻被看作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隐喻研究进入认知科学领域^[2]。是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唯一方法，也是解决语言理解和语言习得中不可缺少的工具^[3]。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投射，即从“始发域”向“目的域”的映射^[4]。在这一过程中，始发域的具象特征与结构被投射到目标域之上，使抽象的概念得以具象化呈现。

2.2 多模态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为隐喻的认知分析提供了基础框架，但传统研究多聚焦于语言文本，忽略了非语言符号在隐喻建构中的作用。在此背景下，Forceville提出了多模态隐喻理论。多模态隐喻指始发域和目的域通过不同的模态来实现。现实中，两域通常可由两种以上模态共同呈现，如图像和声音，如果两域中的这些模态相同，也可算作广义上的多模态^[5]。从功能来看，相对于那些不易感知的，那些能够被看到、听到、感觉到、品尝到和嗅到的更容易被理解。多模态隐喻能够更直观、具体、生动地把源域与目标域链接起来，更容易被理解^[6]。

在影视文本分析中，多模态隐喻的运作机制体现为：视觉模态（角色外形、场景布置）提供具象化的源域的载体，语言模态（台词、旁白）明确隐喻映射的方向，行为模态（角色动作、互动方式）强化隐喻的表意效果，听觉模态（配乐、音效）则烘托隐喻的情感氛围。正是多模态符号的协同作用，使得影视文本的隐喻叙事具备了直观性与感染力，能够将抽象的偏见议题转化为可感的叙事内容。

3 电影《疯狂动物城》简介

《疯狂动物城》是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于2016年推出的动画电影，荣获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影片奖。该片的

作者简介：蒋欣瑶（2002-12），女，汉族，湖南衡阳，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英语语言文学。

题目 Zootopia 意为 Zoo+Utopia, 戏仿了十六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政治学名著《乌托邦》, 是一部寓言式童话^[7]。动物城构建了一个由哺乳动物组成的拟人化世界。城市分为多个气候与生态不同的区域, 如热带雨林区、撒哈拉广场、冰川镇等, 是一个所有哺乳动物和平共处的现代化大都会, 号称“任何人都能成任何事”。然而, 这光鲜的口号下隐藏着精密且固化的物种等级与偏见体系。

影片围绕兔子朱迪的警察梦展开, 尽管遭到家人和社会的质疑, 她仍努力考入警察局。然而, 进入警察局后, 她发现自己因“弱小”的动物身份被分配到贴罚单的工作。狐狸尼克则因食肉动物的身份, 自幼被贴上“狡猾”, “危险”的标签。为了证明自己, 她与狐狸尼克合作调查“14只食肉动物失踪案”, 并逐渐揭开隐藏在城市和平表象下的偏见与阴谋。两人的互动与成长构成了影片的叙事主线, 也成为偏见隐喻建构的核心载体, 为多模态隐喻分析提供了典型样本。

4 《疯狂动物城》中偏见的多模态隐喻分析

偏见, 作为“对某一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不公平、僵化的概括”, 其认知建构常依赖于类似的隐喻映射。影片对偏见的建构集中体现在对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的形象塑造中, 通过视觉、语言、叙事、行为等多模态符号协调映射, 完成了对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的偏见书写。但影片并未停留在偏见的建构层面, 而是通过多模态的动态演变, 完成了对偏见的消解。

4.1 兔子朱迪：“软弱无能”的食草动物偏见建构

朱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兔子警察, 她的身份偏见建构根植于“体型小=能力弱”的概念隐喻。这一隐喻通过视觉、语言、行为三种模态协同作用呈现。

从视觉模态来看, 朱迪的外形设计是隐喻建构的核心载体。作为一只兔子, 朱迪的体型娇小玲珑, 与警局里高大魁梧的犀牛、大象警察形成鲜明反差。这种体型差异被赋予了“能力差异”的隐喻意义, 源域“体型大小”的特征被投射到目标域“执法能力”之上, 直观地传递出“体型弱小=执法能力低下”的认知偏见。朱迪经常被置于画面的角落或边缘, 与高大的警察形成鲜明的对比, 强化了她的“弱势”地位。

语言模态则明确了偏见的社会来源, 为隐喻映射提供了语义支撑。朱迪的父母在她出发前往动物城前, 反复叮嘱“兔子最好的归宿是种胡萝卜”, 将兔子的身份与“农场主”的职业绑定; 警局局长牛局长则直接嘲讽朱迪“不过是一只穿警服的兔子”, 拒绝让她参与刑事案件的侦查。尼克初次见她时嘲讽道“小不点, 想当警察”。这些台词构建了“兔子=无执法资格者”的语言隐喻, 与视觉模态的体型隐喻形成呼应, 强化了社会对食草动物的身份偏见。

行为模态则是隐喻意义的动态呈现, 通过朱迪的行动轨迹展现偏见对个体的束缚。朱迪动作灵活、快速, 但在警局的场景中, 她的动作被表现为“蹦跳”, 与其他警察沉稳的举止形成对比。这种动作差异构建了另一个隐喻“跳跃=不可靠”。在警察局的训练场景中, 朱迪虽然表现出色, 但她的动作仍然被视为不专业, 因为不符合大型动物警察的行为模式。

视觉模态以鲜明的体型对比和构图安排, 将“弱小”与“边缘”直观映射到执法能力与社会地位上; 语言模态则借角色之口, 将这种偏见规范化为社会共识, 为隐喻赋予明确的语义框架; 而行为模态进一步在动态层面固化了偏见, 通过动作差异暗示了“非常规”与“不专业”的隐性关联。三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 不仅生动呈现了偏见对个体身份的建构与束缚, 也层层深入地展现了朱迪在突破隐喻框架、实现自我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4.2 狐狸尼克：“狡猾危险”的食肉动物偏见建构

与朱迪的身份偏见相对应, 尼克的形象塑造围绕“狐狸=狡诈危险者”的概念隐喻展开。这一隐喻依靠视觉、行为和叙事三种模态协同运作呈现。

视觉模态为这一隐喻提供了最直观的源域载体。狐狸的生物属性自带“狡猾”的文化标签, 影片则通过外形设计与装扮强化这一特征: 尼克的毛色呈鲜艳的橙红色, 在动物城中显得格外醒目; 他常年佩戴墨镜与围巾, 墨镜遮蔽了眼神的真诚, 围巾则掩盖了食肉动物的尖牙, 这种装扮构建了“神秘=不可信”的视觉隐喻。在影片的开场片段中, 尼克伪装成家长带着小狐狸进入冰淇淋店, 其狡黠的笑容、流畅的谎言话术与伪装的态度, 通过特写镜头得以放大, 塑造了“奸商”的形象, 进一步强化了“狐狸=欺诈者”的视觉认知。

语言模态则通过角色间的对话, 完成了对尼克身份的偏见建构。朱迪与尼克初次相遇时, 便因尼克的狐狸身份而心生防备, 直言“狐狸都狡猾”; 当尼克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案件侦查时, 警局的其他警察则投来怀疑的目光, 反复提醒朱迪“不要相信狐狸”。这些话语将“狐狸”与“狡诈”“不可信”等负面词汇直接绑定, 形成了“狐狸的本质=危险的威胁”的语言隐喻, 与视觉模态的形象塑造形成互文。

尼克的童年叙事是影片中最具力量的偏见隐喻之一。闪回场景中, 尼克作为唯一的狐狸参加童子军活动, 却被其他动物误认为“会咬人”, 被迫戴上嘴套并被强行包裹在白布中。这一场景通过多模态手段构建了一个深刻的隐喻: “偏见=伤害”。这一隐喻不仅解释了尼克的性格形成, 也揭示了偏见如何在个体心理中留下创伤。尼克的“狡猾”因此不再是天生的属性, 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与朱迪所面临的“体型偏见”相呼应, 尼克所承载的“物

种偏见”同样构成了一个深刻而严密的多模态隐喻系统。通过视觉上的“醒目伪装”、语言上的“本质归罪”以及叙事中极具创伤性的“童年规训”，“狐狸=狡诈危险者”这一隐喻被层层建构并内化。影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通过尼克伤痕累累的过去，将偏见的隐喻从一种社会标签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心理创伤，从而尖锐地指出：偏见不仅是一种错误的认知，更是一种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暴力。

4.3 多模态隐喻下偏见的解构

影片最初构建起的偏见，也随着情节的推动，多模态的动态发展逐渐被解构。影片的高潮部分，朱迪和尼克共同揭露了羊副市长的阴谋，证明食肉动物的“野蛮化”并非天生，而是被药物控制的结果。这一反转不仅推动了叙事，也实现了偏见隐喻的重构。影片的背景音乐在高潮部分变得激昂、有力，尤其是在朱迪和尼克揭露真相的场景中，音乐的节奏与画面的动作相互配合，构建了“正义战胜偏见”的隐喻。

朱迪的警服从紧绷不合身到逐渐成为其干练身份的象征。她最终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语言模态上自信、权威，与开场时天真的乡村口音形成鲜明对比，视觉上她与局长并肩而立，空间地位已然平等。她用自己的成功，将“兔子”的源域映射，从“弱小、顺从”部分重置为“坚韧、智慧、富有正义感”。

参考文献：

- [1] 苗瑞.当代电影隐喻的多模态认知建构[J].当代电影,2021,(03):41-47.
- [2]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3] Mey,J.L.1993.Pragmatics.Oxford:Blackwell.
- [4] 文旭.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综观[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01):35-41.
- [5] Forceville,C.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cognitivist framework:Agendas for research.In:Forceville.C.&Urios-Aparisi(eds.).Multimodal metaphor[C].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9.19-42.
- [6] 赵秀凤,苏会艳.多模态隐喻性语篇意义的认知构建——多模态转喻和隐喻互动下的整合[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04):18-24+30.
- [7] 黄曦.《疯狂动物城》中的身份构建及政治隐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7,30(03):153-155.
- [8] 王艺.浅析《疯狂动物城》的文化隐喻及细节构建[J].戏剧之家,2020,(18):107+109.

在与朱迪一起破案的过程中，尼克的“狡猾”被重新赋值为“机敏”、“智慧”和“策略思维”。尼克穿上警服是全片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之一。这不仅是职业改变，更是社会赋予的隐喻性身份的彻底重构。最终，他作为警察毕业宣誓，语言庄重，眼神坚定，完成了从“被偏见定义的狐狸”到“维护正义的执法者”这一目标域的根本性转换。

5 结语

《疯狂动物城》是一部集娱乐性与现实性于一体的动画影片。它的成功不仅在于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精美的动物世界，体会到“乌托邦”社会下对于每个公民的关注和照顾^[8]。更可以以小见大，通过多模态隐喻揭示偏见的深层结构。

本研究通过对《疯狂动物城》中偏见的多模态隐喻分析，验证了多模态隐喻在动画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突破了单一模态分析的局限。以朱迪和尼克为载体，通过视觉、听觉、行为、叙事等多种符号系统，构建了关于“弱小”和“狡猾”的偏见隐喻，并通过人物成长的过程消解了这些偏见，重构了新的认知。影片也提醒我们，偏见并非天生，而是现实社会建构的产物。消除现实社会中的偏见，需要深入到我们赖以思考的隐喻根基，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映射关系，唯有打破源域与目标域的错误绑定，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包容。